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五

十七史策要 唐

卅二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

魏元忠言公將用兵封事



元忠為太學生。女不調。整座人江幹。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藉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鄆陵之奔。陸機識能辨士。无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天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无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燬。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秦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解望。此富貴者易為。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无雙。時方歲事。匈奴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聖吳賈充。首勸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无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无常俗。政有治亂。軍无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於人敗國。齊段孝立有言。持大兵如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因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求。

言其所能不立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亦猶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彙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三乘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以言此一二入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竊賤下非其事豈敢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无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无其實蓋忘大將之臣恐齊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土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刑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正觀中万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摠管張君又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无所獲不積穀數百力死大本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帝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月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智筭取

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口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獲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二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陸贄陳調兵防秋之弊

贄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

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虜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翠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饋以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悉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調；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調。觀虜而動也。太尉置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獺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乃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強。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不取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使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无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近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

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
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躡
邊隊列屯營謹禁防明在候務農足食非万全不謀非百克不闢
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
其勇无所加衆无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
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
也我之所長我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我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
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鑿受寇者也今督務久矣尚且守封未固
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无定用衆无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
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好難暫以應機事
有便宜謀有奇詭不郵常制不徇衆情先後進退唯將所命攻討
之宜也人情者利焉則勸害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

四

後志死可以治術駁不可以以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
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
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
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
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无它便於人而已今
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
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无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
地千里肅條寒風裂膚材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
有剽害之慮无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
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白物阜新土沃温飽以諸邊隅不
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則懾駭褻情又使
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驕駭將真為用不亦踈乎又有休
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

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燒布路東。遺平
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播疆場。其敝豈特無益哉。請
從之人。本以增力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
於戎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
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屢銳。悉選以自奉。委
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悉所欲得。比都府聞
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
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譬言軟軟。所以行軍。街
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
上下尊養。以苛歲時。欲褒一有功。慮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
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効節者。抵諫於眾。償軍
緩救者。魚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
困厄。茲者行私。苟媚於眾。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
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時謀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

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和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把
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取眾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
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無施戰
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為吏。習其常。淮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
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御。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歛求日
繁。傾家析產。推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
於兵眾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眾。未當中國
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不能寇邊者。無幾。又器
不犀利。甲不精良。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恐其眾不敢抗。靜則憚其
強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
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
乃勇廢為匪。眾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
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詭慕領之中。興未遑分。則僑四鎮。

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口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矣自賊此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汴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重屬邊書皇多屬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弱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公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矢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彼邊長鎮之兵比日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趣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重不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若常東顧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重優厚繼以茶藥次身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近隸神策者回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怨恨經費所以漏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為六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且知有所不能為至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其甲兵藉其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屯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核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初不宜詎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互制乎肘於內也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實則實者不為過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堦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互不以遠凌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事廢死綬任各之志喪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堦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幾所急應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不能為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

矣。當夫推婦罄俸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進。敗者減百為一。獲者衍百為千。帥守以摠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造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從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番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善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胡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抵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部制若符。遼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果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營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

張東之論成姚州之弊

武后時為蜀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塩布。蠶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塩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巨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羞。

譏其貪珍奇貨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系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漢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亦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目擒之伎唯詭謀狡卒恣情割剝動輒害渠遣成朋黨打支詭笑取媚蚩夷拜詭趨伏無後為恥提挈子弟嗚引凶愚聚會捕博一擲累萬凡通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湖中武陵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群蠻劫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无噍類又以將軍李義德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中襲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中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中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容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耻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中鶴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焉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閔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

狄仁傑諫成疏勒四鎮辭

萬歲通天中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

苦仁傑諫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公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不

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耗以寢廣右戎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具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賊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死遠成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相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謹守備以待勞則戰不力請以主禦寇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无所得自深

入有類蹟之慮淺入無入獲之益不數年二勇不而服矣

死字可疑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十一

杜牧罪言

文宗時藩鎮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之術復失山東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詞曰

生人常病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晉以下上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異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為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補後諸

侯至秦莖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公成於鄙魏武舉官渡二分天下有其一晉亂胡作至宋武号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而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尔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鷲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連遭孝武濟衣一肉不斂不樂自早穴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年罔不能

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暴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富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較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无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得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

唐十一

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俾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无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无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因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无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比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都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陸贄討賊策

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上言曰

勞於服遠莫若脩近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元復遠略王武俊有勇无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情不能
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寶乘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胡邪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多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選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之言立國之權

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

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從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以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統自懷還懲艾前事稍益恭衛故關中有胡方河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胡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成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既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之財則為筭室虛費商入設稅權之科日以其方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疆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彗旒之在關中者與

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閔中者與列於甕收不殊財用之在閔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九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攤酒抽賣貨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齊之術帝不納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

初吳少陽聞武陵才遣客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繼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

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貶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繫行因緣磨滅先親傷毀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扣若檻非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揚惠琳劉闢李錡

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馱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王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弃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王上以澤潞為之導既而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元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秦并之隘燕狗樂壽邢拒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離懸鼠求其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歟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冢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佞倣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元愆罪賞元遺功諸侯參齊趙以稔其釁群師築室孺兵進窺矣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障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

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
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亢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
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列
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
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殊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
惡蓋大善也且二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倚獨不為哉
二州至狹也方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
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
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
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儉呂興發於肘
腋死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懷之人
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

蘇源明諫親征疏

史思明陷洛陽肅宗有詔辛東京將親征考功郎中蘇源明上

五

疏諫三

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獲未畢
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郎見一
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傍
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湏陛下之出
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恩巡蜀之初都內財
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駛驢入宣政紫宸者
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
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
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甿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
繹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
人也陛下何遽輕万乘而速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為
寇盜王公以下稟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
減往年黎園雜伎元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由此也自非

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滇五六年後隨
事蜀省公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
衛伯玉拂焉者過折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
鄆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還二室鄧景山凌淮河慷慨而西狂
賊失勢威于緱山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接
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
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社方士彼淫巫愚祝
妄有闕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
謂不幸百等屢佛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
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乃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
聞子不爭於父不孝也臣不爭於口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榮
冒祿罔生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罔牢之中將使樵夫
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

李泌破賊對

蕭宗即位盡武泌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嘗從容問破
賊期對曰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
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
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天王者之師當務乃全圖久安使
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
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
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
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
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徼之兵會
扶風與太原胡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
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
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干
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

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
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白居易上言諫中官帥師

王承宗叛憲宗詔中人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左拾遺白居易進
諫曰

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
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
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
又充諸軍招討甄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
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
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
銳帝不聽

又上言請罷兵

既而兵若不決居易上言

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慮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
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
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
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疆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
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
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重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
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
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
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
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狄仁傑曲赦河北疏

突厥入趙定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河北安撫大使
狄仁傑上疏曰

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為

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此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治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窺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在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者不可以小治爭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

都二有疑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百十二

杜佐上省官議

建中初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時河朔兵掣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貞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貞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貞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郎中郎二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

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不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以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費又五之一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政扈不廷一少自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以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設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繫刑累貶惟軍是郵遇士人如奴固無忌避業奉賈委疆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置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

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諍亦何慮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
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礙得地
三十頃耳又州府儀同二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督
級隨時立制遇變則必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入不省

劉洎上言精選尚書左右丞

貞觀七年為治畫具侍御史於時尚書原有詔敕稽羣據成復下弥
年不能決洎言

尚書員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敏丞江丞戴胄右丞魏徵
事彈舉无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動輒在位品非其任功
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賢諍故郎中嘿奪惟當次果尚書自依違
不得專裁榮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
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建
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

李嶠九州置御史疏

武后時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

嶠上疏曰

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擾疏則羅廣而不苛
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別敕令又三十而使
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一千少亦千計要在
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
艱哉此非隔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且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
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
六條而推廣之則无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无
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
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滅矣請幸十州置一御史以其歲為之限容
其身到屬縣過閭里察蒸詭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
出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自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
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

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眾議沮止

沈既濟諫增置待詔官辭

德宗立。鑒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

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負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曰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閔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斂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枵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垂不得已為之。又益以閑官冗員。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

吳武陵諫置和糴使辭

實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監北邊。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

今緣邊膏壤。穀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糶。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負外郎為之。豈命若真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負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為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為。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為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

李渤考功黜陟奏

穆宗立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校勅自宰相而外黜之上奏曰
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擢大
臣未有睚眦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
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
未聞慰一守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
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
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
諫政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干羣不實
羣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羣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
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
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

陸贄請臺閣自薦屬吏奏

贄兼政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

言諸司所引甘親黨招賂道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復言
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
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自異
為不羣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
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
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待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
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
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登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
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
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
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薦士

舒元興言取士不以禮書

元和中舉進士。見有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冰炭脂炬。器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

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妄。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且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二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

李德裕言賤人圖柄且奏

德裕秉政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國。匡衡曰。國家股肱。乃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且。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且者也。且肅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巨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正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授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巨謂宰相有茲謀。國憲則人。以得之。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妄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引質賤且。且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

顏真卿論元載壅蔽耳目疏

代宗朝。元載為相。多引私黨。畏言且論。奏乃給帝曰。群且奏。垂多挾護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許可。否

以聞真卿上疏曰

諸司長官者達官也。嘗得專達於天子，即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无細大得失，皆得訪察，遠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讒，以是為辭，自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訖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言曰：官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許而具方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惟臣蔽主不達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遽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夏肅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繼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幾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于文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謹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詳言以為太宗之治，可取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猷息，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无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李絳辯朋黨辭

憲宗常患朋黨以問終終答曰

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或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賢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

李德裕論朋黨辭

武宗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十。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鯨驩堯。與舜禹。雖處堯朝。共工驩堯。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送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曰。馬侯叔。何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刺。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郡。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有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蔽偽見矣。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十三

岑文本乞申宥侯君集辭

君集平高昌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書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尤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无功也雖勤躬竭力已不免鈇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弃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勳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陷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政樞機速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歇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復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无功无德但以馮附不閔數暮位勢隆極拍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乱且及四国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忠先諫受戮虛死无名况賊虜方疆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迹巨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

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
斬佞臣。塞人望。且嘗抑奪榮寵。翦其羽翼。无使驕橫為社稷之
憂。疏奏。易之等大怒。

吳兢上言姦臣誣陷相王

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右補闕吳兢上言。
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
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
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
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宵膽。可為寒心。自昔翦伐。示支。姦臣異姓。
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
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
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芟艾略盡。陛下即位四年。子
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
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榮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孔璋救李邕書

開元初為陳州刺史。會仇人告邕。賊臣在法下。獄當死。許昌
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弃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
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
向若赫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光赤狄之上。漢无
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夫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雖不有
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而姦謀沮解。即
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賜惠。家无私聚。今聞
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死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
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太款曲。臣知有邕。邕
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獲二
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赫父曲
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異天。共以陽和方始。

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自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舍垢之道。弃瑕之義。遠忠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於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釋能之慈。

李翰傳張巡功表狀

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其友李翰傳巡功表上之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拈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維揚。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臯弃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鷓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計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步。欲遠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

卷之十三

三

東南咽喉。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殺賊凶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敢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義。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怨者。法之情。巡擢節而死。非虧教也。所骸以慶。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者。錄用弃瑕。公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結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雖用弃。非所以獎人。論明勸戒也。且祿山皆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非。雖於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鄂一戰。大羊駝北。王師至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

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
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
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石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
況非素志乎天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
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儲禪興復之功重於糾
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
百戶俾食其一以強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災巡身首分裂將士
骸骼不掩宜於龍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
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與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
日變改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
一篇昧死上謹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
於世義士多之

李邵訟劉蕡疏

蕡對策誠切宦官考官馮宿賈餗等不敢取士人請其詞感

梁流渚於時一選者二十三人所言之皆冗濫常務類得便說河

南府參軍李邵曰蕡逐我留吾願其厚郭乃上疏曰

陛下御正殿求真言使人得自奮置才志懦劣不能質公古是非
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
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開時政之安危不私所利
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性不敢聞自
詔書下乃口籍籍歎其成蹊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
怒變與非常朝野恟息誠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李漢之亂復
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
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
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
使乃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謹直結讎海內忠義之
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持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
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赴苟且之慙

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李中敏上言訟宋申錫

鄭注誣盜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又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以司門員外郎上言。

雨不時降。夏陽驕。苗欲槁。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鄭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因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請身。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

韋處厚薦裴度疏

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畫象。初宗羞恠。執宰輔。其人使凶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裒謀。千木虜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万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近當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蹟自臣。管仲曰。人雖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元蕭曹。今一裴度。擯弃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收不能用也。

李甘薦楊牢書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丑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蹶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縷。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街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其子以牢勉之。牢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言而書顯之。豈尚方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剗脛。急親之病。皆一時。使耳。猶蒙表。

其間脫之。禱上有大禮。則老問以乘帛。今河北驕叛。乃師不能
捷。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肉忍瘡者。數多牢。絕乳即能詩。
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即償其費。其甚也。
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
事能无恨其後乎。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中宗世復輔政。天下傾望。異幹
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右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
楚客以書規之曰。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
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
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繫於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
无本則枝葉零悴。國无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
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立。未定

嫡嗣。是天下无本。天下无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
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
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監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
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
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
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
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
天意。失天意而无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近。遂授
以官。非輕朝廷。乱正法邪。人君无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
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弃之生乱。近詔
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无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
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葛洪有三言。舉秀才
不知書。舉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龜。此朝廷五失也。謹

聖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
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
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蝮。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
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闔閭。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
授負外。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
六失也。古者茅茨椽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
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元本石。木無
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
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
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
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
間而均一。弊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人
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負外置官。非助禁欲。夫人
情自以負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
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
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達其人。此言正負猶難其備。況負之外乎。
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官嬪。以
為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
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枝。
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譏。可以死敗。此朝廷
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
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王者。託鬼神
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
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
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54-2

I.眉… II.Ⅲ.中國—古代史—史鈔 IV.K20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10655號



書名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全二十五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六·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54-2 / K·747
定價 七五六〇圓



